



經貿時事短評

2016 年第十二期(總第 190 期)

- 中國爭市場經濟地位
- 石油人民幣嶄露頭角
- 中港貿易惹走資疑雲
- 日推遲上調消費稅率

1. 中國爭市場經濟地位

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將屆 15 周年之際，關於中國是否應自動擁有市場經濟地位引發爭議。

短評

市場經濟地位(Market Economy Status, MES)的概念主要適用於 WTO 成員國的反傾銷調查。對於市場經濟國家，反傾銷發起國須根據生產國實際成本和價格來計算商品價格，以此判斷是否存在傾銷；對於非市場經濟國家，則可採用「類比國」的數據來判定是否傾銷和計算傾銷幅度。2001 年中國獲准加入 WTO 的條件之一是須接受為期 15 年的「非市場經濟地位」，2016 年 11 月份將「約滿到期」。「類比國」的選用具有甚高的隨意性和可操控性，歐美等發達國家往往會引用對自己有利的「類比國」數據，導致針對中國的傾銷案指控得以成立的「命中率」極高，涉案華企亦蒙受高昂的懲罰性關稅。WTO 的數據顯示，2000-2014 年間對中國的反傾銷案件達 638 件，數量佔全球 27%。中國政府一直積極向 WTO 締約國遊說；至今包括東盟、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等近 90 個國家已承認中國的 MES，惟美國、歐盟及日本等仍拒絕認可。短期內，美日因政治上的考量，所持立場近乎「鐵板一塊」；歐盟的取態則相對令人期待。隨著中歐經貿關係日趨緊密，中國資本以及消費市場為歐洲帶來龐大的商機，尤其是服務出口較多以及產業競爭力較強的北歐國家受益非淺，歐盟內部對是否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莫衷一是。另一方面，目前對 WTO 相關法律條款有不同解讀：中國政府堅稱按照原先約定，將於 2016 年底自動獲得市場經濟地位；歐盟則認為中國仍需滿足締約國各自對市場經濟的界定標準，但亦擔心自己屆時可能要面臨被中國政府向 WTO 起訴的風險。事實上，首鼠兩端的歐盟在處理中國 MES 的手法上亦非沒有折衷辦法；例如，歐盟早年承認俄羅斯的市場經濟地位時引入防範性條款，至今仍可借「特殊情況」之名對俄採用「類比國」的計價方式。或許歐盟會「俄規中隨」，有條件地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以退為進來換取迴旋空間。

2. 石油人民幣嶄露頭角

海關總署的數據顯示，2016 年 4 月中國從俄羅斯進口原油約 481 萬噸，較去年同期大增 52.4%。

短評

上世紀 70 年代以來，美元一直是國際市場上石油計價和結算的最主要貨幣，「石油美元」成為產油國石油收入的代名詞。近年中國從俄羅斯進口的原油量快速上升，俄羅斯更已超越沙特阿拉伯等中東國家成為中國最大的石油供應國。有分析指，俄羅斯之所以能夠在中國石油進口市場的份額中獲得急速提升，原因之一是俄羅斯願意接受以人民幣作為部分石油銷售的結算貨幣。其實，當前正是中國推動石油人民幣的大好時機。國際石油供大於求的局面在未來短期內都難以發生根本性改變，加上傳統產油國因油價暴跌而紛紛陷入財政赤字、貨幣貶值及經濟衰退的困境，國際石油供需格局正逐漸偏向買家主導。中國已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費國及進口國，具備較強的談判能力去遊說產油國接受以人民幣作為石油的交易貨幣。另一方面，中國本身亦是俄羅斯、沙特等傳統石油供應大國的進口商品的主要來源地之一，如果以人民幣作為「石油換商品」貿易循環的結算貨幣，將有助於減低貿易雙方在交易過程中的

匯兌風險；加上近年中國政府推動人民幣國際化，致力增強人民幣在國際交易、結算和儲備的功能，亦有助於建立外界對石油人民幣的信心。當然，「石油人民幣」至今才「小荷才露尖尖角」，要「硬撼」石油美元長期獨大的霸主地位並不容易。從石油美元的歷史經驗看，美國本土甚具深度和廣度的金融市場及相對自由的歐洲美元離岸市場，在吸納金額龐大的石油美元流動性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對於中國的金融市場改革及香港等離岸人民幣市場來說，「石油人民幣」的崛起既會帶來新的挑戰，更是一個難得的歷史性機遇。

3. 中港貿易惹走資疑雲

中國海關總署的數據顯示，內地5月進口按年下跌0.4%，但自香港進口金額同比激增243%。

短評

按海關總署的數據，5月份內地自香港進口的貨物總值為24.8億美元；而香港官方數字顯示，4月對內地出口金額為14.7億港元，並錄得18.3%的跌幅。不僅如此，比較兩地公佈的中港貿易按月增速，其相關系數在2015年1至7月為0.37，但在2015年8月至2016年4月期間已轉為負0.16。中港貿易歷來被指含有較大「水份」，近期更成為掩護資本逃逸內地的重要渠道，尤以去年8月份匯率導致改革人民幣加劇走軟之後更為嚴重。內地外匯儲備近期的走勢亦同樣引起市場的關注；外儲規模自2015年以來幾乎都是按月拾階而下，今年3、4月份雖短暫回穩，但5月份又再減279億美元。儘管外儲規模的波動受不少因素的影響，例如美元升值導致的匯兌損益、企業為降低融資成本加速購匯以償還外債等，但愈演愈烈的資本外逃亦是一個不可否認的重要成因。在美聯儲即將加息、美元再度轉強而內地經濟增長繼續放緩的背景下，短期內人民幣走弱的壓力仍在，資本外逃的誘因並未明顯減弱。

4. 日推遲上調消費稅率

日本首相安倍在6月1日宣佈，將消費稅上調計劃由2017年4月推遲至2019年10月。

短評

安倍政府上台以來，為配合縮減財政赤字的目標，在2014年4月將消費稅率由5%提高至8%，並計劃分階段提高稅率至10%。然而，安倍在進一步上調消費稅的時間安排上卻兩度「失信」，由最初的2015年10月延期至2017年4月後，近日又決定推遲至2019年10月。安倍一再推遲上調消費稅，主要是受當前國內乃至全球經濟增長疲弱的客觀形勢所迫。日本實質GDP在2015年同比微升0.5%；今年首季度雖錄得1.7%的環比折年增長率，但進入二季度以來卻有急轉直下的跡象，4月零售額同比下滑0.8%，CPI下跌0.3%，通縮的壓力浮現。IMF在最新預測中大幅調低日本未來兩年的GDP增長率，預計2016年僅增長0.5%，2017年更會轉差為0.1%的負增長。2014年提高消費稅後日本經濟隨即陷入技術性衰退；「前車之鑑」難免令安倍政府不敢輕舉妄動，以避免因加稅而打擊居民羸弱的消費信心，重創已經疲態盡顯的經濟。另一方面，剛剛閉幕的七大工業國（G7）會議提出，「為避免全球陷入新的危機，各國應增強經濟韌性，適時採取一切可能政策加以應對」。雖然「安倍經濟學」的重要一招是透過大幅推低日圓匯率而刺激出口，但貨幣貶值的邊際效益目前已大幅遞減，何況是近期日圓在日本央行繼續量化寬鬆和實施負利率政策之後，反而出現了走強的尷尬局面。同時，日本政府債務佔GDP的比重於2015年底已接近250%，增加財政預算支出的空間相當有限；而改革就業市場、放寬外資準入、提升科技創新等結構性改革則知易行難，短期內難有實質的進展。由此可見，安倍推遲加稅是在政策工具箱日漸「囊中羞澀」的情況下所作出的折衷之舉。

以上資料由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秘書處編寫，內容僅供內部參考；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政策研究部。

電話：2542 8611；傳真：3421 1092；電郵：research@cma.org.hk